

徐訏二三事

陳乃欣



徐訏，浙江慈谿人，民國前三年生。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轉心理學系，修業兩年，曾赴法國繼續研究哲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

一九三三年開始從事寫作，任「人間世」半月刊編輯，主編「天地人」，「作風」等刊物。其後又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兼任教授，一九四四年任掃蕩報駐美特派員。一九五〇年定居香港，再度專心從事寫作，一九六〇年後曾擔任星加坡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學院教授及系主任，以迄至今。

二月下旬某日午後，微濃的太陽趕走了寒意。

窩打老道，這個九龍最寬敞、最整潔的馬路，行人不匆忙，車輛也不多，久久聽不見警車和救護車的尖叫，空氣安詳得叫人略感不慣。

順着巴士站走上去，幾塊方方正正的棕黃色建築物漸漸移近，「浸心會學院」五個大字出現在古銅色的碑牆上，居高臨下，氣派莊嚴。

遠處，獅子山橫臥在那裏，獅子頭微揚，輪廓清晰，證明這是風輕日麗的好天氣，否則，它總是遮雲蓋霧，不願見人。

一個立體圓形建築物，戲劇化地橫出半個臉，搶盡了鏡頭，那是浸會學院新落成的學生聯誼大樓。

去年夏秋之際，它尚未完成，但已略具雄姿，記得徐訐先生說：「如果把它放在比較空曠一點的地方，遠離其他建築物，那麼它的特色就很明顯了，現在讓它靠着舊有的建築物，不但埋沒了自己，也影響了別人。」

當時不覺什麼，如今驟然見到，立刻想起了徐先生的話。

徐訐先生著作等身，被譽為全才作家。他敏銳的觀察力和晶透的見地，不但反應在不同類型作品之中，即使平時的一言半語，輕鬆平淡的背後往往便是圭臬。

和他閒話家常，不但沒有學者和長者的顧忌，反而更容易忘形，也許他的真切和實在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矯飾虛偽，也許他有某種令人感到安全自在的力量，總之，他的學生和年輕的朋友，經常和他保持聯繫。

徐先生在浸會學院任中國語文學系主任，前兩年還在中文大學兼課，後因忙而辭去兼職。公餘除閱讀寫作外，有時也聽音樂會與看電影，偶而也愛同朋友們在咖啡館聊天。

說是聊天，但他聽多說少，只在重要關頭或討論問題時發表意見，「意見」也是輕鬆幽默的，主題若隱若現，不留意的話便渾然不覺。

言談舉止之間，他沒有半絲作品中的影子——他既不似小說中的他，又不是詩歌、戲劇、散文和文藝批評中的他——既不浪漫神秘，也不深奧孤高，更不博學精通。

他像一個十足的普通人，有時天真，有時深沉，也對平凡細小的事物發生興趣，此外，他從不談自己。

他溫沉謙遜的待人接物之道，消除了平凡小輩因內涵懸殊而引起的壓迫感，這是年輕人坦然無拘地和他交往的最大原因。

很奇怪，徐先生的著作以

厚重著稱，但說話簡單扼要，

絕少長篇大論，若因好奇或關

心而想得悉一些他的私人詳情

，無論那一種，徐先生都守口

如瓶，淡然處之，好像所有關

徐先生不擅於談自己，是他一貫作風，對於我的請求，他已努力地幫我，但他天性淡薄名利

，很難像一個公共關係人材那樣，達到我的願望，或許這正是收穫，讓我深切地認識他毫不虛偽

的崇高人格。

踏進浸會學院大門，兩旁綠色植物中間點綴着艷色花朵，學生們匆匆走動，似乎未曾發現陽光普照，也沒感到花姿嬌媚，我走向行政大樓，在徐先生的私人辦公室坐下。

下午無需上課，但學生川流不息。有的來討論問題，有的問候寒暄，有的請老師寫介紹信，



於他的，均不值一提。

即使是爲了寫「專訪」的事而

專程拜訪，他依然如故，並未給予

太多援手，令我原就戰戰兢兢的心

情更增惶恐。除了憑過去留下的印

象之外，唯有爭取一些接觸機會，

希望有些意外的收穫。

有的談出國之後的計劃……聞中還要應付我這不速之客。

徐先生的工作殊不輕鬆，但他說：「我不討厭教書，因為我很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和他們做朋友。把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也從他們那裏發現新的論點和觀念，而且可以感染年輕人的朝氣！」

司馬長風在「書刊評介」裏談徐訏，他寫道：「徐訏的作品以小說馳名。長篇『江湖行』尤為睥睨文壇，具野心之作。據筆者所知，他的詩作、散文、戲劇、文藝批評，都有著作問世。環顧中國文壇，像徐訏這樣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數得出來的僅有魯迅、郭沫若兩人，而魯迅只寫過中篇和短篇小說，從未有長篇小說問世，而詩作也極少。郭沫若也沒有長篇小說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無論詩、散文、小說、戲劇、批評，都無法與徐訏的作品相比。也許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質的方面，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這段文字，對於徐訏閃耀的文采，做了深刻介紹。抗戰之前，他以一部中篇小說「鬼戀」成名，抗戰時期，是他的創作旺盛期，代表作為長篇小說「風蕭蕭」。

司馬長風同時認為，要不是抗戰和內戰的肆虐，以及海外文壇的荒涼，徐訏作品必會受到更廣大的注意和得到應得的評價。

徐訏雖然逢此蕭條異代，但亂世遮不住他的瀟天文采，類型不同的著作一部跟着一部問世，三十年來他成為海外讀者和評論家最推崇的作家，由於作品篇帙浩繁，種類龐雜，即使他自己，亦未能存其全部。舊雨新知若想尋其某一部作品，往往束手無策。

一九七三年臺灣正中書局應讀書界的需要，出版了「徐訏全集」，將其全部著作六十多種分類編為十七大本，以後的新作亦會陸續編入全集，全集問世之後，成為出版界和文壇盛事，研究其著作的人，此後方便多了，無需再零碎收集資料。

徐先生從事寫作之初，以小說為主，且風靡一時，當時重慶有一九四三年爲徐計年之稱。年輕人均以讀其作品爲時尚，他的小說，充滿浪漫色彩，情節富戲劇性，他從故事的角度，寫生命哲理和宇宙玄奇，篇篇引人入勝。他的詩歌、散文、劇作，與小說同時露面，也同享盛名。內容多屬個人情感抒發，即使提出問題，而問題也溶在情感之中，很少正面尖刻地就事論事。

一九四四年任掃蕩報駐美特派員，這期間作品較少，一九五〇年定居香港之後，又開始專心寫作，這期間他寫了「江湖行」、「爐火」、「彼岸」……等長篇小說，及已被攝製電影之「後門」、「手鎗」、「痴心井」、「星期日」等短篇小說，作風似有很大轉變。

以後，他又寫了許多理論性的文章，無論評論或雜文，思想清澈，文字瑰麗，其筆調與內容都有新的變化。他的「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一書，公認爲反共文藝理論上最有建樹之作，加上「回到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一書，對海外文壇起了很大影響，因此使得他的作品曾被星馬左派份子搞抵制運動。

其後因爲在星加坡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各處任教，以致創作較少。

一九七二年，香港文壇有件盛舉——徐訏「三邊文學」出版了，其中包括「門邊文學」、「街邊文學」、「牆邊文學」。收集在這三本厚重的書裏的，是他近十年改變寫作路線之後的作品，屬雜文性質，並有部份諷刺詩作；內容包羅萬有，篇篇語重心長。

他在「三邊文學」的序言中有一段話：「……最低等的則是街邊文學，那是文章刊在報屁股上，報紙冷落地躺在街邊的報攤上。有人買了一張報紙，在等情人的路角，翻了一翻，既不覺痛，也不覺癢；有人看着新聞，讀讀馬經，視大作於無睹，覺廢話之多餘。還有人專讀武打與愛情小說，覺得雜感短文，不外是破銅爛鐵……。而我竟也擠身街頭，耳濡目染，有時不免東寫西寫，現在集在一起，故名之曰『街邊文學』。」

他的雜感隨筆，當然決不會與報章一般方塊文章相同，但從上述那段俏皮的話裏，多少可以體會出今日香港，正統作家的辛酸心境！

人們除了懷念和熟悉他的文學成就之外，對於他個人生活亦極關懷，但他總是守口如瓶，在他如此衆多的雜文之中，竟也找不到半點蛛絲馬跡，這也是他的讀者最爲不解的。

一月下旬，本港最具權威的英文南華早報，刊登了一篇徐訐專文，題目是：「孤獨激起了寫作能力。」文中截記了他的談話，全是有關他小時的生活片段。

這是一篇難得的寶貴資料。在那篇特寫的開頭，他們稱「徐訐是最受本港人敬重的傑出文學家。」

南華早報接着說：「他的各種巨著，文思泉湧，筆下如有千軍萬馬，題材不受任何限制，但徐先生却說他最初踏入文學之門的時候，並不愉快。」

他出生在浙江，是家裏四個孩子之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

他對該報記者說：「家父爲了怕我被母親寵壞了，所以他對我的管教十分嚴厲。」

「很小的時候，就有一位老師住在家裏，專門教我古文，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當時根本聽不懂他講些什麼，憑揣摩猜測，不了解真正意思，硬着頭皮背誦，譬如像『道德』之類的字眼，四、五歲的孩子，如何能接受呢？除此之外，每天都要寫字作文。」

「五歲那年，父親把我送到一間離家不遠的小學去住校，跟那個老學究校長住在一起。」

「我喜歡到學校讀書，可是不願意住宿，那時鄉間沒有電燈，廁所遠在郊外，有幾次我逃學回家，可是每次都被送回來。有一回我在學校樓上看到家裏失火，非要趕回家去，可是校長說什麼也不准，我只好的在那裏乾着急！」

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十一歲。那年他父親要到上海去工作，母親仍留在家鄉。父親把他帶

到上海，他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可是生活很寂寞，爲了消磨時間，只好看小說和短文。因爲沒有錢，所以那裏也去不成，簡直像個犯人，除了上課的日子可以見到同學之外，星期和假期一概關在斗室裏。

徐先生雖然對小時候的生活環境沒有好感，可是畢竟悟出了另一番道理，他認爲，完全是那一段孤獨寂寞的日子，使他有機會接近書本，領略文字的美妙和樂趣，以致後日他永遠成爲書本的良伴。

他說：「兒童接受老式教育方法。死記課本，不明瞭意思，當然決不會對文學感興趣。長大之後，如果幸運的話，或許可以從另外的機會裏接近書本，這時再把以前不懂的重新溫讀，『溫故而知新』，說不定從此對文學產生了更大的樂趣！」

一個喜歡文學的人，怎麼會去攻讀哲學呢？這個問題他沒有明顯的說明，只說：「那個時候中國兵戰連年，國勢很弱，學校注重數學，物理之類的科目，當時的風氣是鼓勵學生念工程理科，可是我對這些全無興趣。」

是不是因爲攻讀哲學，更增強了寫作的興趣？文學與哲學有連帶關係嗎？

「兩者都是我的興趣，大學畢業之後，我又繼續唸了兩年心理學，事實上我把它當科學來研究。那時我已開始寫詩，一位教授鼓勵我從這方面發展才能。文學與哲學，說它們像親戚關係亦無不可。」

徐先生接着說：「畢業之後，一時找不到工作，於是爲了生活開始寫各種不同類型的東西，後來有個機會可以到法國繼續唸哲學，我當然不肯放棄，當時本打算在法國好好再讀幾年書。但中日戰爭於一九四七年爆發，我只好輟學回國，以後就淪爲賣文。」

人在一生中，總會有某種巨大轉變，尤其思想和信仰方面，常會出現自我調整的現象，尤其

三十年代，中國正處於各種思潮交替期間，年輕的知識分子經常面臨許多矛盾和抉擇。

徐先生當然免不了也有類似的迷惘和改變。

「在大學的時候，」他慢條斯理地想了一下說：「正是革命的時代，我也讀了許多馬克斯、列寧、恩格斯等人的著作。那時青年思想都傾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後來在法國，有一本關於托洛斯基被清算的書籍，恰好合我當時法文閱讀的程度，我細讀了一遍，從此轉變了我的態度。回到上海後，我是當時左傾朋友中，第一個失去原來信仰的人。其實早在此之前已經有所懷疑了！」

辦公室畢竟不是談話的地方，徐先生提議到餐廳喝咖啡。餐廳是教員專用的，一個漂亮的外國女士正低頭吃東西，看到徐先生，他們先以英語寒暄，接着又說國語。徐先生說，她是教英文的德國人，非常喜歡中文，爲了學習中文才來香港任教。

握着香濃的咖啡，一面零零碎碎挑起一些話題。

關於情感方面的生活，譬如婚姻、家庭、子女等等，他既不主動透露，只好冒昧地探詢了。這位以擅寫人性愛情著名的文學家，對於自己的故事竟如此艱於描述。許多作家「文如其人」，徐先生的文和人，是極端的相反，由他含蓄簡短的談話方式和淡漠的神態，實在無法揣摩他深奧遼闊的內涵。

談他的個人生活，似乎是一樁相當吃力的事，問的人勢必有點技巧才行，可惜準備不足，只好憑運氣了。

「我的家庭生活很簡單，沒有吸引人的地方！」

也許因爲他絕少提及個人的事，感覺上，好像帶點神秘性質，加上他在小說中流露的真摯情感，令人懷疑他真實的愛情婚姻，可能亦有不平凡之處。

徐先生搖頭微笑，一付無可奈何的神態，一面盤算着如何啓口。

「……我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婚姻維持時間不長，離婚之後過了十年，又第二次結婚，一直到現在，一個兒子在臺灣，女兒去年到法國讀書去了，只有我們兩夫妻在香港，所以我說生活很簡單，一點不騙人。」

他的情緒輕鬆了些，停頓一會接着說：「我們的生活可以算是另一種情趣，我們各有各的工作和朋友，也有共同的興趣和習慣，我和朋友們應酬聚會，她很少參加，她有什麼活動，我也很少陪伴左右，所以兩個人閒下來的時候有說不完的話，彼此報告所聞所見……其實太親蜜不一定是好現象，像我們，細水長流，同時可以享受夫妻和個人兩種生活！」

忽然記起徐先生寫在「盲戀」中的一句話：

「對於真善美各種不同的理解是人間的糾紛，但是發於愛的都比較是對的。」對於現代人的愛情，他的看法是什麼？

「現代人的愛情？愛情是不分從前和現在的，改變的只有形式。總括的說，現代人的愛情比較快樂，精神負擔少，合則聚、不合則分，好像很輕鬆。不過愛情少不了痛苦，別看他們隨便便，滿不在乎，其實分手的時候，正是需要一番掙扎，痛苦免不了，也許愛情的本質如此，只甜不苦，又似乎不像愛情了。」

男女之間，除了愛情之外，到底能不能產生深厚友情？他說：「男女絕對可以做好朋友。愛情是另外一回事，帶有盲目幻想成份，彼此太了解就不能談情說愛。但是，朋友越了解交情越深，由好朋友慢慢演變成情侶的例子很少。男女認識之後，很快就可決定是朋友還是情人。總之戀愛充滿神秘色彩，置身情網中的人，除去愛情部份，可能互相一無所知。愛情友情根本兩回事，不會抵觸！」

聽着他獨特的友情愛情論，又想到他在此地報章上久未露面。一九七三年，他出席巴黎的東方學人會議，在歐洲跑了一些地方，回港後在星島日報等處，發表一些旅遊隨筆，內容與普通遊記不同，很有一讀的價值，此後便未聞有何作品發表。

「間中也有，不過用另外一個筆名，我覺得文字內容最重要，什麼人寫的倒無所謂，這些都屬於客串性質。事實上我已經很久沒有寫長篇大論的東西了，教了書之後，沒辦法專心，除非辭掉學校的事，可是你知道，在香港，寫作是一件很苦悶的事，物質精神兩缺乏，還是教書快樂多了，總之是常常矛盾，一時也做不出決定。」

剛剛看完徐先生的三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時與光」，本以為是他最近期的一部小說。

「那是七、八年前出版了，距離現在最近的小說叫『悲慘的世紀』，曾經在『文藝月刊』上連載，還沒有出單行本。」

目前和未來有些什麼寫作計劃？

「現在正着手寫幾個短篇小說，很久沒寫了，提起筆來好像不習慣了，如果可能的話，也許再寫一個長篇。」

像您這樣的作家都不動筆，怪不得香港稱為「文化沙漠」了。關於這一點——香港的文化，您的看法如何？有沒有補救的方法？

「一個地區如果有文化，起碼要有『屬民』才行。住在香港的人，大家都是暫住性質，流動性很大，沒有人當他是永久居留地，做生意的人，眼睛只看五年，年輕學生畢了業有地方去的都走了，這種情況之下，很難產生文化。」

「其實香港不是沒有人材，只是全都分散了，變成不屬於香港的，而且文學作品離不開鄉土，正如有文化必須有屬民一樣。一個才華出衆的文學家，一但離開自己國家的土地便無法繼續發

光。

「俄國大革命之後，許多作家流亡海外，住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始終沒有再出現不朽的作品。蒲寧（BUNIN），雖是得諾貝爾獎，仍是爲他未走出前的文學業績。」

「香港是物質的天堂，沒有精神生活。大家都在爭取賺錢機會，或掙扎活命，沒有人提倡文藝活動，充其量有藝無文，並非只有『文學』不能生存茁壯，其他如音樂，美術等等亦然。其實缺乏文化並非香港獨有現象，新加坡之類的新興國家，目前也等於沒有文化，他們忙著先建設其他方面，文化是要慢慢提倡的。」

以新加坡爲例，某些方面很進步，整個國家都很積極，顯得欣欣向榮，這個時代，「文化」是不是非有不可？

「沒有文化並非不能生存，但不是長久之計，因爲一個人的精神沒有出路是很可怕的，尤其年輕人的心智，需要啓發，這些得有賴『文化』的幫助。主要是，沒有文化的國家很容易被別的民族同化併吞。」

報紙副刊上的撰稿人是否以香港最多？

「副刊的專欄作者與文學作品的作者，性質不太一樣，此間由於報紙多，所以『專欄作家』輩出，因爲要每天寫，無法維持一定的水準，爲了生活，有些作者每天要寫近萬字，跟本沒有時間動腦筋，另外一點，是市場問題，東西有深度，沒有讀者，編輯受制於老闆，他們情願請通俗撰稿人提供有娛樂性的東西，聲色犬馬或是日常見聞。這種情況相當特殊，當然也很悲哀，另方面却形成了一個寫稿業。」

「表面看起來香港文化界一片荒蕪，不過小型或私人文藝活動還是有的，譬如『音樂節』，師生聯合演唱會或展覽，香港藝術中心也常舉辦各類欣賞會，遺憾的是太不普及了，變成少數人

的私人活動。」

提到這類文藝活動，最近文化界有一項盛事，便是香港藝術中心和歌德學會聯合舉辦了「徐訐詩歌」晚會。除了朗誦詩之外，並由著名女高音潘志清小姐等演唱徐先生作詞的藝術歌曲。與會者均為香港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當晚座無虛席，且來賓站滿了會場，臺上臺下打成一片，不拘形式，友誼的氣氛非常熱烈濃厚，是香港文化界少見的場面。

研究一個作家，自然應該對其全部作品和為人做深刻的研究和接觸。我這裏祇是就我所見到與讀到的隨便談談，或可為其他認識徐訐的人參考。

徐訐著作一覽表

書名	類別	出版者	出版年
春韭集	小品	上海西風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
海外的情調	小品	上海西風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
海外的鱗爪	散文	上海西風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
鬼戀	小說	上海西風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
生與死	劇作	上海西風出版社	一九四〇年
吉布賽的誘惑	小說	同右	一九四〇年
月亮	劇作	上海珠林書店	一九四〇年
西流集	散文	上海西風出版社	一九四一年
荒謬的英法海峽	小說	同右	一九四一年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一家	兄弟	契約	野花	鬼戲	母親的肖像	風蕭蕭	蛇衣集	待綠集	進香集	鞭痕集	燈籠集	借火集	幻覺	阿拉伯海的女神	煙圈	輪迴	舊神	爐火
小說	小說	劇作	劇作	劇作	劇作	小說	散文	詩作	詩作	詩作	詩作	詩作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詩作	小說	小說	小說
同右	成都東方書店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上海懷正出版社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香港大公書局	同右	同右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

期待曲	小	同右	一九五三年
彼岸	小說	同右	一九五三年
有后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五三年
殺機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五三年
痴心井	小說	同右	一九五三年
盲戀	小說	同右	一九四五年
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	文學批評	同右	一九四五年
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	論著	同右	一九四四年
百靈樹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四四年
結局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四五年
傳統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五五年
始事	小說	同右	一九五五年
父仇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五五年
花束	同右	同右	一九五六年
鳥語	同右	同右	一九五七年
私奔	同右	同右	一九五七年
太太與丈夫	同右	同右	一九五八年
時間的去處	詩作	同右	一九五八年
燈	短篇小說	同右	一九五九年
女人與事	同右	同右	一九五九年

香港亞洲出版社

神偷與大盜

江湖行

時與光

三邊文學

大陸文壇十年及其他

小人物的上進

同右

香港上海印書館

正中書局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七三年

同右
小說創作
散文
論著
創作集

人人讀了都會喜愛的散文集！

烟 愁

琦君著・每冊40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